2026年11月2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张 婧
电话:010-64294608 E-mail:zgwhbggfw@163.com
中国文化报





◀ 王成良(右二)给学生上课。 受访者供图

▼ 孩子们在九棵槐学生农耕园体验生活。 大连艺术学院供图

“文旅+”跨专业人才培养渐成趋势——

多一个技能就多一条出路

本报记者 李 雪 葛 鑫

观察社

近年来,文化、旅游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不断加强。“文旅+百业”“百业+文旅”释放乘数效应,有力带动商贸、农业、交通等行业焕发新活力,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尤其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行业服务模式日趋智能化、个性化,掌握多种技能的跨学科人才成为行业抢手的香饽饽;另一方面,很多优质文旅项目也面临招不到人的尴尬局面。

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源头活水,面对这种新形势、新需求,正在主动适应变化,推动教学模式、师资结构、实践平台等方面的系统创新,确保人才培养方向与国家文旅发展战略同频共振。

“当时就有企业想把我们的学生招走”

今年4月,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开阔水面上,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勾勒出骏马扬蹄的图案,点亮了重庆夜空。这幅名为“吉云逐焰”的作品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师生构思,深圳大漠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大漠大”)提供无人机和技术支持,校企合作,为竞逐低空经济新赛道的重庆加分不少。

“这次项目成功后,当时就有企业想把我们的学生招走。”中央美术学院(简称“央美”)设计学院副教授王成良说,这背后离不开合作企业大漠大的支持。正式表演前十几天,王成良便带着学生前往深圳大漠大进行无人机集群落地实飞教学。每名学生以200架无人机为基础,完成了从个人创意设计到无人机成功起飞、落地及图形动态变化的全流程学习,为最终亮相积累了经验。

在全国,类似央美和大漠大的跨领域合作正在不少院校发生。

“原来养鱼的水还能用来浇菜!”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新桥小学的学生,站在大艺凤凰谷景区的智能温室鱼菜共生装置前感慨。在景区的农耕园体验区,刚从藤架摘下的茄子还带着绒毛。小学生罗冠懿听说茄子可以生吃,主动摘了一根。“以前从没生吃过茄子,有一点点甜、一点点涩。”他说。

大艺凤凰谷就坐落在大连艺术学院校园内,依托学校专业资源,景区打通校园教学与文旅消费场景,深耕“文旅+农业”研学,景区内的九棵槐学生农耕园既是智慧新农科产业学院的教学实训场地,同时对外开放作为农业研学空间。在这里,土地、温室、作物既是教具,也是研学对象;在校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学课程开发者、科普讲解员。

文旅院校主动走出去的同时,一些听上去跟文旅不相关的专业,受文旅热潮的驱动,也开始融入相关教学内容。

此时,在山西运城护理职业学院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就读的藏族学生云丹旺姆,正在西藏拉萨一家康养机构实习。除了日常照料老人身体,云丹旺姆还学会了用手机记录老人的日常并剪辑成视频发布。她还在学校接触过运城的地方戏,会给老人们讲解山西的戏曲文化,或者教他们做手工,老人们很开心。天气好时,她就和护工推着老人逛布达拉宫,这时云丹旺姆又化身为一名导游。

“老年人对康养的需求已经不仅是在养老院生活,他们渴望走出去感受社会的发展变化。2025年开始,我们把运城的文旅元素加到了教学中。”运城护理职业学院教师乔诗琪介绍,学生不仅学习当地传统文化,还会在实习期间带着老人前往各大景区游览散心,学习在不同场景中照护老人的身心健康。

“给学生多一个真实‘战场’”

十多年前,王成良在国外求学时就关注当代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当时的无人机还是单机飞行,尚且谈不上对文旅的赋能。这些年,无人机表演成为很多城市提高旅游人气的手段,加之低空经济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王成良一直在琢磨其与所在专业的结合点,以此拓宽学生求学就业的出路。

大漠大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是无人机集群低空表演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依托单位,同时也是低空集群具身智能行业级解决方案提供商。经过考察协商,2025年,大漠大成为央美设计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写生)基地。

“基地落成之前,我已经带领学生走访了国内多家无人机企业,最终选择与大漠大合作。我们围绕无人机集群飞行的现状、应用场景、技术研发、政策监管等开展了深度沟通,不少学生当即产生了浓厚兴趣。”王成良说。目前,他正带领研究生开展“智能低空场景交互设计研究”这一课题,本科生也可通过专业课程接触低空集群具身智能相关内容。

从无人机入手,央美设计学院挖掘出3个研究方向:一是低空场景交互的可能性设计研究;二是利用央美的设计优势开发无人机虚拟仿真AI图形设计软件,设计出更多高艺术水准的无人机表演图案;三是以浮空球屏应用为灵感开发小型室内悬浮智能产品,并应用到科普、研学活动中。“科技素养的提升加上央美的艺术熏陶,可以让学生在未来拥有更多职业选择。”王成良说。

让学生多长一项本领,从而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学校跨专业人才培养的初衷。“高校办景区,核心不是多一个旅游点,是给学生多一个真实‘战场’。”大连艺术学院副校长罗昌智说,“农耕园的运营策划、导览讲解、视觉设计均由不同专业的学生负责,每个专业都能在这里找到实训切口。产教融合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每天发生的日常。”

“育人目标要跟企业发展目标匹配”

跨专业人才培养最怕“剃头挑子一头热”,学校上赶着想合作,企业却不愿意深度参与其中。

“学校的育人目标一定要跟企业的发展目标精准匹配。”王成良说,企业要生存发展,技术更新迭代快,始终处于线性攀升状态;学校以培养人才为目标,处于重复迭代状态。学生刚培养到50%就毕业了,新生进来又要从零学起,所以合作前一定要和企业达成共识。如果合作顺利,院校可直接向企业输出人才,避免人才断档,同时也为企业节约了人力成本,互利共赢。

在大艺凤凰谷景区,给游客讲解农业知识的正是大连艺术学院的学生。除了农耕体验,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意工坊、文物修复工坊、陶艺工坊等六大研学空间将数字创意、非遗传承、手工艺术转化为沉浸式体验,这也正是大连艺术学院的教学内容。可以说,学生的加入丰富了景区的游览内容,景区的繁荣发展反过来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实践岗位,实现了共赢。

对于想投身低空行业的年轻人,大漠大董事长助理史智超建议,首先要有基础能力的积累,并在真实项目中锻炼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尽早走进试验场和应用现场,学会从现象追溯原因,通过测试验证判断,并与不同专业的同事协作,这是从专业人才成长为优秀工程师的重要过程。”他说,“低空行业需要创造力,也需要耐心和责任感。希望青年人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尊重工程规律,认真对待数据和每一次测试,用恒心和毅力及前瞻的眼光潜心沉淀、大胆实践。”

『文旅+』跨学科人才的培养逻辑正在改变

李高广

当前,“文旅+”正成为高校专业建设的热门方向,各校纷纷布局新方向、申报新专业。但在实践中值得警惕的一种倾向是,一些学校开设新专业,思路仍停留在“有什么师资、有什么学科,就拼什么专业”。结果是,不少毕业生进入职场后才发现“学的用不上、要用的没学过”。

问题出在哪?说到底,是人才培养的供需逻辑被颠倒了——仍以供给端资源定专业,而非以需求端岗位能力反推培养方案。

如今,文旅行业岗位需求已发生结构性变化,高校人才供给尚未完全跟上。今天的文旅行业,早已不是以观光团队和传统景区接待为主业的行业。比如,“文旅+科技”方向,景区需要的不是程序员,而是能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做好内容矩阵运营的人才;“文旅+农业”方向,乡村要的不是农艺师,而是能把一片田、一个村做成旅游产品、研学线路的人才;“文旅+康养”方向,度假区需要的不是单纯从事康养护理的人,而是能把疗愈、度假、在地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人才。不同区域的需求也存在差异,北京等中心城市的优势在于“文旅+科技”与国际化;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周边地区的优势在于乡村文旅与农旅融合;海南、云南、贵州等地的优势在于“文旅+康养”。因此,跨学科专业建设不应套用同一模板,而应结合学校办学定位与区位条件,把握自身要服务的区域特点与岗位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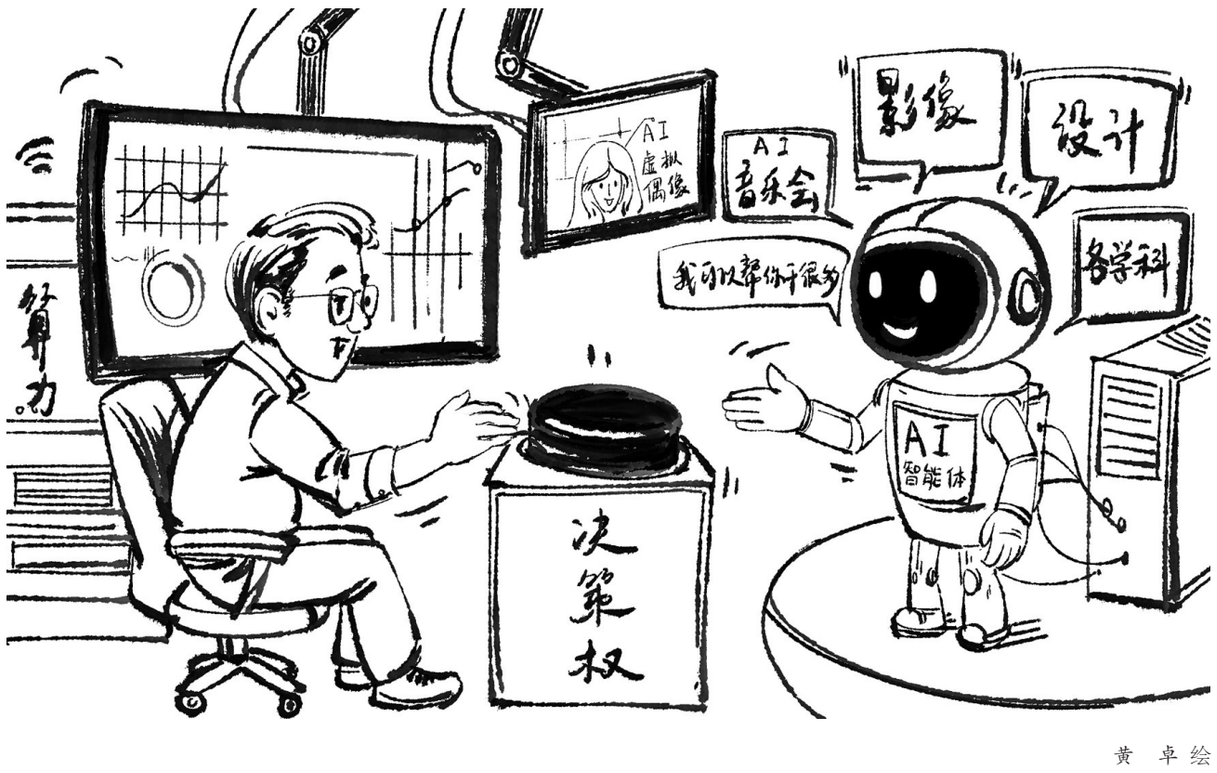
那么,怎样才算“从需求出发”?关键在于完成思维转换,从“我能开什么课”转向“企业需要什么能力”。具体而言,第一步是回到岗位本身,系统梳理近三年招聘信息,走访用人企业,跟踪毕业校友发展,把岗位要求拆解为若干能力模块,而不是直接转化为课程清单;第二步是以能力模块为核心组织课程,而不是拼凑专业。比如,企业需要数字体验设计人才,就应围绕这一能力模块配置课程与教学资源。

岗位需求始终在变,没有一劳永逸的培养方案,关键在于建立能够倾听市场反馈、并据此调整培养方案和机制的闭环,至少要在3个环节上做实。实习要真,学生应真正进入企业承担实际工作任务、解决真实问题;产教融合要实,企业应真出项目、真派导师、真参与评价;实训要对接岗位,校内训练内容要与岗位能力直接对接,让学生入职后能较快上手。检验标准也很直接:如果学生实习第一周就感到“学校教的全用不上”,就说明课程与岗位能力对接存在明显偏差,培养方案应尽快调整。培养方案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本,应随着人才需求变化迭代。

“文旅+”跨学科人才培养,说到底,就是要把人才供给的逻辑倒过来——从“有什么给什么”转向“需要什么给什么”。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学校办了多少新专业、开了多少新课程并不重要。企业真正关心的是,学生是否具备岗位所需的基本能力和发展潜力,能否在企业接续培养下尽快上手。把用人方的需求放在心上,让学生带着可用的能力进入职场,这样的“文旅+”人才供给,行业才真正用得上、接得住。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副教授)

漫说AI



黄 卓 绘

AI时代,“认知肌肉”锻炼不能停

张 婧

在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快速渗透音乐、影像、设计等创作领域的当下,AI与人类的关系正从“工具辅助”走向“协同创作”,甚至开始触及“参与决策”这一重要命题。当算法能够生成画面、谱写旋律、构建叙事时,人类创作者则需要重新思考:在技术赋能的同时,如何守住创作中不可替代的人类特质。

在艺术创作领域,人机协作的发展线索其实较为清晰。1980年代,以AARON为代表的早期AI艺术建立在明确规则和专业知识之上,机器更多是在执行被编码的艺术逻辑;2010年代,随着GAN等模型出现,艺术家不再只是“写规则的人”,也开始成为“训练模型的人”;2020年代,扩散模型、多模态模型与智能体迅速发展,AI从辅助工具逐渐变成能够参与意图生成、形式建议、叙事联想乃至空间反馈的“协作者”。

随着AI持续降低艺术创作门槛,真正决定作品能否留下来的,不再只是技术效果,而是作品的叙事能力、审美判断和情绪表达。在日前举办的2026 Inclusion·外滩大会上,国内首位获得官方数字人身份认证的AI虚拟偶像“尤粟”完成全球线下首演,并与民谣组合“房东的猫”、上海惠立幼儿园合唱团、民乐演奏家等同台共创。

这是AI从“屏幕角色”走向“公共舞台角色”的时刻。与以真人为原型的传统虚拟偶像不同,“尤粟”是诞生于AI时代的“AI原生创作者与歌手”。她并非简单复刻现实中的某个人,而是在持续的音乐创作、影像生成和与真实世界的互动中,逐渐形成“自身”的表达与人格。AI原生内容的价值,不只是提升内容生产的效率,更在于探索属于AI自身的新表达形式,甚至尝试推动“AI人格化”。当一个没有童年、没有原生家庭的AI,开始探讨成长、困惑与选择,它也许可以为人类提供一个重新审视自我与情感的视角。

由此可见,AI时代,人类更应坚持提出问题、保持判断、与他人协作,并持续锻炼自己的“认知肌肉”。技术的边界可以不断拓展,但创作的内核始终需要人的温度。人类该守住的,从来不是对技术的排斥,而是对创作的敬畏、对生活的感知、对自我的诚实。当算法成为创作的伙伴,人们更要握紧手中的“方向盘”——那些源于生命体验的共情、源于独立思考的洞见、源于文化根脉的审美,才是人类在AI时代不可替代的创作底气。